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二百六十九至七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陳觀龍

太平廣記卷二百六十九

酷暴三

胡元禮　誣劉如璿惡黨

宋昱韋儇　蕭穎士　李希烈

盧杞　襄樣節度　史牟

李紳　胡淛　韋公幹

趙思綰　安道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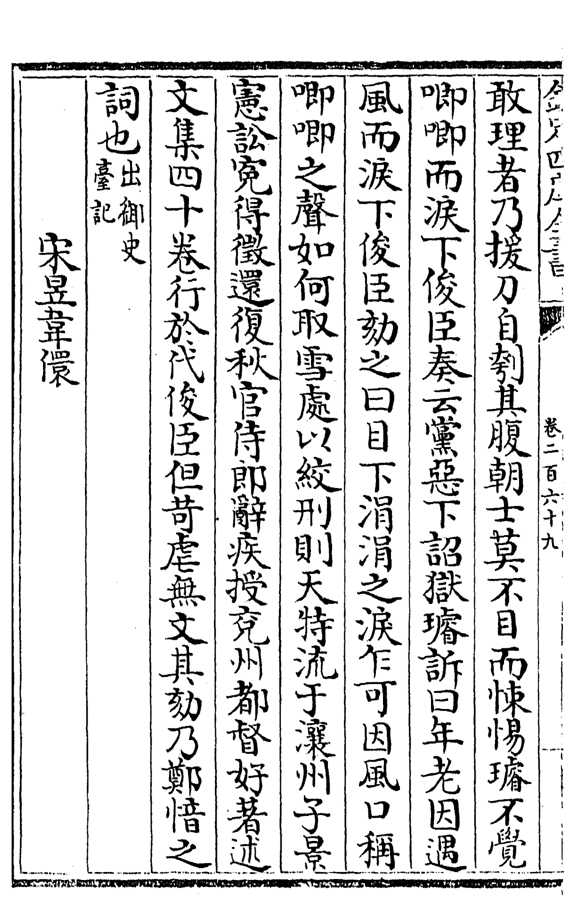
胡元禮

唐胡元禮定城人也進士擢第累授洛陽尉則天朝右臺員外監察尋即真加朝請大夫丁憂免起復尋檢校秋官郎中累遷司刑少卿滑州刺史廣州都督性殘忍深刻不可以情祈時李日知任司刑丞每按獄務從寛元禮屢折之曰知終不易嘗出一死囚元禮欲判殺之與日知往復至于再三元禮怒命府吏謂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無活法日知命報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無

死法竟以兩狀申日知杲直時人忌元禮之苛刻嘗于宣仁門外爲冤家羅辱于泥中幸金吾救助敕榜仇者百臺中罰元禮五千以其辱臺也出御史臺記

誣劉如璿惡黨

劉如璿事親以孝聞解褐唐昌尉累遷乾封尉爲侍御史轉吏部員外則天朝自夏官郎中左授都城令轉南鄭令遷司僕司農少卿秋官侍郎時來俊臣黨人與司刑府史姓樊者不協誣以反誅之其子訟冤于朝堂無



敢理者乃援刀自刳其腹朝士莫不目而悚惕璹不覺唧唧而淚下俊臣奏云黨惡下詔獄璹訴曰年老因遇風而淚下俊臣劾之曰目下涓涓之淚乍可因風口稱唧唧之聲如何取雪處以絞刑則天特流于瀼州子景憲訟寃得徵還復秋官侍郎辭疾授兖州都督好著述文集四十卷行於代俊臣但苛虐無文其劾乃鄭愔之詞也出御史臺記

宋昱韋儇

李林甫是姜皎外甥楊國忠是張易之外甥楊國忠爲
劒南召募使遣赴瀘南糧少路險𢃄先回者具劒南行
人每歲令宋昱韋儇爲御史迫促郡縣徵之人知必死
郡縣無以應命乃設詭計詐令僧設齋或于要路轉變
其衆中有單貧者即縛之置密室中授以絮衣連枷作
隊急遞赴役出譚賓録

蕭穎士

蕭穎士性異常嚴酷昔有一僕事之十餘載穎士每一

箠楚百餘不堪其苦人或激之擇木其僕曰我非不能他從逃留者乃愛其才耳出摭言

李希烈

建中中李希烈攻汴州城未陷驅百姓婦女及輜重以實壕塹謂之濕梢出傳載

盧杞

殿中侍御史鄭詹與張鎰厚善每伺盧杞晝寢輒詣鎰杞知之他日杞假寐佯熟伺詹果來知與鎰偶語杞遽

至鎰閤中詹趨避杞遂言密事鎰曰殿中鄭侍御在此杞佯愕曰向者所言非他人所宜聞也後深劾詹之罪以排嚴郢三司使方按二人獄猶未具而杞已奏殺詹黜郢中外側目出談賓録

襄樣節度

襄陽人善爲漆器天下取法謂之襄樣及于司空爲帥多暴鄭元鎮河中亦暴遠近呼爲襄樣節度出國史補

史牟

史牟權鹽於解縣初變榷法以中朝廷有外甥十餘歲從牟檢畦拾鹽一顆以歸牟知立杖殺之其姊哭而出救已不及矣出國史補

李紳

李紳以舊宰相鎮一方恣威權凡戮有罪猶待秋分永寧吳尉弟湘無辜盛夏被殺崔元藻銜德裕斥已即翻其辭因言御史覆獄還皆對天子別白是非權軋天子使不得對詔獄不付有司但用紳奏而寘湘死是時德

裕已失權李宗閔故黨令狐綯崔鉉白敏中皆當路因是逞憾以利誘動元藻等使三司結紳杖鉞作藩虐殺良平準神龍詔書酷吏歿者官爵皆奪子孫不得進宦紳雖亡請從春秋戮死者之詔削紳三官子孫不得仕貶德裕等擢汝納左拾遺元藻武功令始紳以文藝節操見用然所至務爲威烈或陷暴刻故卒坐湘寃云闕

胡淛

潘之南七十里至辦州爲陵水郡辦之守曰胡淛故淮

西吳少誠之卒鴟張荒陬多法河朔叛將所為且好蹴鞠南方馬痺小不善馳騁洌每召將吏鞠且患馬之不習便更命夷民十餘輩肩輿洌輦揮杖肩者且走且擊旋環如風稍怠洌即以策叩其背亟紀力反鞭亟走用為笑樂嘻洌一叛卒耳彼雖夷獠天子之民也天意豈使可封者受毒痛於可誅者乎洌之不道彈人刳孕斯近之矣豈命吏者以遠人為蒭狗耶何其用斯人也毒虐一方之民哉後一歲洌以罪聞詔流於九真自辨五十

里至羅州爲招義郡郡旁海海有煮海場三然郡民盜煮亦不能禁郡多蜜潔白如雪出投荒雜録

韋公幹

崖州東南四十里至瓊山郡太守統兵五百人兼儋崖振萬安五郡招討使凡五郡租賦一供於招討使四郡之隸於瓊瓊隸廣海中五州歲賦廉使不得有一緡悉以給瓊軍用軍食仍仰給於北海諸郡每廣州易帥仍賜錢五十萬以犒飫瓊守雖海渚歲得金錢南邊經略

使不能及郡守韋公幹者貪而且酷掠良家子爲臧獲如驅犬豕有女奴四百人執業者大半有織花縑文紗者有伸角爲器者有鎔鍛金銀者有攻珍木爲什具者其家如市日考月課唯恐不程公幹前爲愛州刺史境有馬援銅柱公幹摧鎔貨與賈胡土人不知伏波所鑄且謂神物哭曰使君果壞是吾屬爲海神所殺矣公幹不聽百姓奔訴於都護韓約約遺書責辱之乃止既牧瓊多烏文呿陁皆奇木也公幹驅木工沿海採伐至有

不中程以斤自刃者前一歳公幹以韓約塉受代命二大舟一實烏文器雜以銀一實呿陁器雜以金浮海東去且令徙卒護行將抵廣木既堅密金且重未數百里二舟俱覆不知幾萬萬也書曰貨悖而入亦悖而出公幹不道殘人以得貨竭夷獠之膏血以自厚徒穢其名曾不得少有其利陰禍陰匿苟脫人誅將鬼得誅也出投荒雜録

趙思綰

賊臣趙思綰自倡亂至敗凡食人肝六十六無非面剖而膾之至食欲盡猶宛轉呌呼而戮者人亦一二萬嗟乎倘非名帥仗皇威而勦之則孰能剪滅黔黎之猰貐

出玉堂閒話

安道進

有安道進者即故雲州帥重霸季弟河東人也性凶險莊宗潛龍時爲小校常佩劍列於翊衛忽一日拔而玩之謂人曰此劍也可以剸鍾切玉孰敢當吾鋒鋩旁有

一人曰此又是何利器妄此誇譚假使吾引頸承之安能快斷乎道進曰眞能引頸乎此人以爲戲言乃引頸而前遂一揮而斷旁人皆驚散道進攜劍日夜南馳投于梁主梁主壯之俾隸淮之鎮戍有掌庾吏進謂曰古人謂洞其七札爲能吾之銛鏃可徹其十札矣爾輩安知之吏輕之曰使我開襟俟之能徹吾腹乎安曰試敢開襟否吏即開其襟道進一發而殪之利鏃逕過植于墻上安蓄一犬一婢遂挈而南奔晝則從于蘆荻中夜

則望星斗而竄又時看眼中神光光多處爲利方光少處爲不利既能服氣遂絶粒經時抵江湖間左挈婢右攜犬而輒浮渡殊無所損淮帥得之擢爲裨將賜與甚豐時兄重霸事蜀亦爲列校聞弟在吳乃告王蜀主王嘉其意發一介以請之迨至蜀亦爲主將後領兵戍于天水營長道縣重霸爲招討馬步使駐于秦亭縣民有愛子託之于安命之曰廳子道進適往戸外廳子偶經行於寢之前安疑之大怒遂腰斬而投于井其家號訴

於霸傳送招討使王公至于南梁王公不忍加害表救活之反憾其元昆又欲害其家族兄家閑小戶防之蜀破道進東歸明宗補爲諸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後有過鞭背卒出玉堂閒話

太平廣記卷二百六十九

太平廣記卷二百七十

婦人一

鄭路女　鄒僕妻　竇烈女

歌者婦

洗氏

洗氏高涼人世爲南越首領部落十餘萬幼賢明在父母家能撫循部衆壓服諸越高涼太守馮寶聞其志行聘爲妻每與夫寶參決詞訟政令有序侯景反都督蕭勃徵兵入援遣刺史李遷仕召寶寶欲往氏疑其反止之後果反寶卒嶺表大亂氏懷集之百越晏然子僕尚幼以氏功封信都侯詔冊

氏為中郎將石龍太夫人賚繡幰油絡駟馬安車鼓吹麾幢

旌節如刺史之儀僕卒百越號夫人爲聖母王仲宣反夫人

帥師敗之親披甲乘馬巡撫諸州嶺南悉定封譙國夫人幕

府署長史官屬給印章便宜行事皇后賜以首飾及宴服

一襲時番州總管趙訥貪虐黎獠多亡叛夫人上封事論

之敕夫人招慰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德

意所過皆降文帝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卒謚誠敬 闕

衛敬瑜妻

衛敬瑜妻年十六而夫亡父母舅姑欲嫁之乃截耳為誓不許戸有巢燕常雙飛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棲乃以縷繫脚為誌後歳此燕果復來猶帶前縷妻為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又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雙飛闕

周廸妻

周廸妻某氏廸善賈往來廣陵會畢師鐸亂人相略賣以食廸飢將絶妻曰今欲歸不兩全君親在不可并死願見賣以濟君行廸不忍妻固與詣肆售得數千錢以

奉迪至城門守者誰何疑其紿與迪至肆問狀見妻首

已在于枅矣迪裹餘體歸葬之[附]

鄒待徵妻

鄒待徵妻薄者武康尉自牧之女也從待徵官江陰袁

晁亂待徵解印竄匿薄爲賊所掠將汙之不從語家媪

使報待徵曰我義不辱即死于水賊去得其尸義聲動

江南聞人李華作哀節婦賦曰昔歲隋盜並起横行海

浙江陰萬户化爲凝血無石不焚無玉不折峩峩薄媛

烱然名節自牧之子鄧徵之妻王德蘭姿女之英兮鄧也避禍伏于榛莽婉如之賓執爲囚虜匍匐泥沙極望無睹出授官之告託垂白之姥姥感夫人爰逹鄧君兵解求尸在于江濆哀風起爲連波痛氣結爲孤雲皃鴈爲之哀鳴日月爲之蒙昏端標移景而恒直勁芳貫霜而猶存知子莫如父誠哉長者之言 闕

奉天竇氏二女

奉天縣竇氏二女伯娘仲娘雖長於村野而幼有志操

住與邠州接界永泰中草賊數千人持兵刃入其村落行剽刼聞二女有容色姊年十九妹年十六藏於巖窟間賊徒擬爲逼辱乃先曳伯娘出行數十步又曳仲娘出賊相顧自慰行臨深谷伯娘曰我豈受賊汙辱乃投之於谷賊方驚駭仲娘又投於谷谷深數百尺姊尋卒仲娘脚折面破血流被體氣絶良久而蘇賊義之而去京兆尹第五琦感其貞烈奏之詔旌表門閭長免丁役二女葬事官給京兆尹曹陸海首賦以美之

鄭神佐女

大中五年兗州瑕丘縣人鄭神佐女年二十四先許適馳雄牙官李元慶神佐亦爲官健戍慶州時党項叛神佐戰死其母先亡無子女以父戰歿邉城無由得還乃剪髮壊形自徃慶州護父喪還至瑕丘縣進賢鄉馬青村與母合葬便廬於墳所手植松檜誓不適人節度使蕭俶以狀奏之曰伏以閭里之中罕知禮教女子之性尤昧義方鄭氏女痛結窮泉哀深陟岵投身沙磧歸父

遺骸遠自邊陲得還閭里感蓼莪以積恨守丘墓以誓心克彰孝理之仁足勵貞方之節詔旌表門閭而賛曰

政教隆平男忠女貞禮以自防義不苟生彤管有煒蘭闈振聲關雎合雅始號文明　闕

盧夫人

盧夫人房玄齡妻也玄齡微時病且死囑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剔一目示玄齡明無他意玄齡良愈禮之終身　按妬婦記亦有夫人

何賢於微時而妬於榮顯耶予於是而有感（闕）

符鳳妻

玉英唐時符鳳妻也尤姝美鳳以罪徙儋州至南海爲獠賊所殺脅玉英私之對曰一婦人不足以事衆男子請推一長者賊然之乃請更衣有頃盛服立於舟上駡曰受賊辱不如死遂自沉於海（闕）

呂榮

許升妻呂氏字榮升少爲博徒不理操行榮嘗躬勤家

業以奉養其姑數勸升修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榮
父積忿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嘆曰命之所遭義無
離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勵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尋
被本州辟命行至壽春爲盜所殺刺史尹耀捕盜得之
榮迎喪於路聞而詣州請甘心讎人耀聽之榮乃手斷
其頭以祭升靈後郡遭寇賊賊欲犯之榮踰垣走賊拔
刀追之賊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榮曰義不以身受
辱寇虜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賊惶懼叩頭

謝罪乃殯瘞之闕

封景文

殷保晦妻封敖孫也名絢字景文能文章草隸保晦歷校書郎黄巢入長安共匿蘭陵里明日保晦逃賊悅封色欲取之固拒賊誘悅萬詞不答賊怒勃然曰從則生不然正膏我劍封罵曰我公卿子守正而死猶生也終不從逆賊手遂遇害保晦歸左右曰夫人死矣保晦號而絶闕

高彦昭女

高愍女名妹妹父彦昭事正已及納拒命質其妻子使守濮陽建中二年挈城歸河南都統劉元佐屠其家時女七歲母李憐其幼請免死爲婢許之女不肯曰母兄皆不免何賴而生母兄將被刑徧拜四方女問故荅曰神可祈也女曰我家以忠義誅神尚何知而拜之問父所在西嚮哭再拜就死德宗駭歎詔太常謚曰愍諸儒爭爲之誄彦昭從元佐救寧陵復汴州授潁州刺史朝

廷録其忠居州二十年不徙卒贈陜州都督淵

李誕女

東越閩中有庸嶺高數十里其下北隰中有大蛇長七八丈圍一丈土俗常懼東治都尉及屬城長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福或與人夢或喻巫祝欲得噉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長患之共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養之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蛇輒夜出吞嚙之累年如此前後已用九女一歲將祀之募索未得將樂

縣李誕家有六女無男其小女名寄應募欲行父母不
聽寄曰父母無相留今惟生六女無有一男雖有如無
女無緹縈濟父母之功既不能供養徒費衣食生無所
益不如早死賣寄之身可得少錢以供父母豈不善耶
父母慈憐不聽去終不可禁止寄乃行請好劍及咋蛇
犬至八月朝便詣廟中坐懷劍將犬先作數石米餈蜜
麨以置穴口蛇夜便出大如囷目如二尺鏡聞餈香氣
先噉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嚙咋寄從後斫蛇因踊出至

庭而死寄入視穴得其九女髑髏悉舉出咤言曰汝曹怯弱為蛇所食甚可哀愍於是寄女緩步而歸越王聞之聘寄為后拜其父為將樂令母及姊皆有賜賞自是東治無復妖邪之法其歌謡至今存焉出法苑珠林

義成妻

漢源縣人義成妻壯年無子夫死將葬及先殯時含毒藥酒至末入墓時撫棺吞之而死乃為合葬焉時以狀聞有詔賜帛事見常璩國志出黎州國經

魏知古妻

唐工部尚書魏知古性雅正善屬文年七十卒於位妻蘇氏不哭比至香水洗浴唅襲訖舉聲一慟而絕與尚書同日合喪時奇其節以爲前代未之有 闕

侯四娘

至德元年史思明未平衛州有婦人侯四娘等三人刺血諷於軍前願入義營討賊出獨異志

鄭路女

鄭路昆仲有為江外官者維舟江渚羣偷奄至即以所有金帛羅列岸上而恣賊運取賊一不犯曰但得侍御小娘子足矣其女則美色賊潜知之矣骨肉相顧不知所以答女欣然請行其賊即具小舟載之而去謂賊曰君雖為偷得無所居與親屬焉然吾家衣冠族也既為汝妻豈以無禮見逼若達所止一會親族以託好仇足矣賊曰諾又指所偕來二婢曰公既以偷為名此婢不當有為公計不若歸吾家賊以貌美其言且順顧已無

不可者即自鼓其棹截二婢而去女於是赴江而死（出玉泉子）

鄒僕妻

梁末龍德壬午歲襄州都軍務鄒景温移職于徐亦綰都軍之務有勁僕（失其姓名）自恃拳勇獨與妻策驢以路至宋州東芒碭澤素多賊盜行旅或孤則鮮有獲免者其日與妻偕憩于陂之半雙柳樹下大吒曰聞此素多豪客豈無一人與吾曹決勝負乎言粗畢有五六盜自叢

薄間躍出一夫自後雙手交抱搏而仆之其徒遽扼其喉抽短刀以斷之斯僕隨身兵刃略無所施葢掩其不備也唯妻在側殊無惶駭但矯而大呼曰快哉今日方雪吾之恥也吾比良家之子遭其俘掠以致於此孰謂無神明也賊謂誠至而不殺與行李并二驢驅以南邁近五六十里至亳之北界達孤莊南而息焉莊之門有器甲葢近戍廵警之卒也其婦遂徑入村人之中堂盜亦謂其謀食不疑也乃泣拜其總首且告其夫適遭屠

戮之狀總首誾之潛召其徒俱時執縛唯一盜得逸棫送亳城咸棄於市其婦則返襄陽還削爲尼誓終焉之志出玉堂閑話

竇烈女

烈女姓竇氏小字桂娘父良建中初爲汴州戶曹掾桂娘美顏色讀書甚有文李希烈破汴州使甲士至良門取桂娘去將出門顧其父曰愼無戚戚必能滅賊使大人取富貴于天子桂娘既以才色在希烈側復能巧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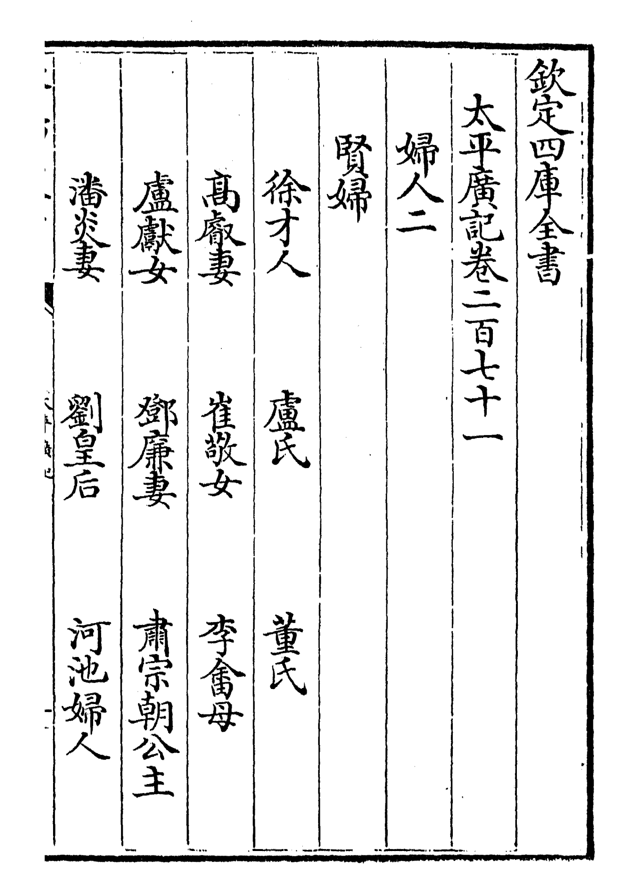
取信凡希烈之密謀雖妻子不知者悉皆得聞希烈歸蔡州桂娘嘗謂希烈曰忠而勇一軍莫如陳仙奇其妻竇氏仙奇寵且信之願得相往來以姊妹叙齒因徐說之以堅仙奇之心希烈然之因以姊事仙奇妻嘗間謂曰賊凶殘不道遲晚必敗姊應早圖遺種之地仙奇妻然之興元元年四月希烈暴死其子不發喪欲盡誅老將校俾少者代之計未決有獻含桃者桂娘白希烈子請分遺仙奇妻且以示無事於外因爲蠟帛書曰前日已

死殯在後堂欲誅大臣須自爲計次朱染帛丸如含桃仙奇發丸見之言於薛育曰兩日稱疾但恠樂曲雜發晝夜不絶此乃有謀未定示暇於外事不疑矣明日仙奇薛育各以所部兵譟於衙門請見希烈烈子迫出拜願去僞號一如李納仙奇曰爾悖逆天子有命因斬希烈妻及子凾七首以獻陳尸於市後兩月吳少誠殺仙奇知桂娘謀因亦殺之出樊川集

歌者婦

南中有大帥世襲爵位然頗恣横有善歌者與其夫自北而至頗有容色帥聞而召之每入輒與其夫偕至更唱迭和曲有餘態帥欲私之婦拒而不許帥密遣人害其夫而置婦于別室多其珠翠以悅其意逾年往詣之婦亦欣然接待情甚婉孌及就榻婦忽出白刃於袖中擒帥而欲刺之帥掣肘而逸婦逐之適有二奴居前闔其扉由是獲免旋遣人執之自斷其頸矣出玉堂閒話

太平廣記卷二百七十



太平廣記卷二百七十一

婦人二

賢婦

徐才人　盧氏　董氏

高叡妻　崔敬女　李畬母

盧獻女　鄒廉妻　肅宗朝公主

潘炎妻　劉皇后　河池婦人

賀氏

才婦

謝道韞　楊容華　上官昭容

張氏　杜羔妻　張睽妻

闞圖妹　魚玄機　牛肅女

慎氏　薛媛　孫氏

賢婦

徐才人

徐氏名惠堅之女也生五月能言唐太宗以爲才人特遷爲充容軍旅未寧上疏諫修宮室詞甚典美上然之

盧氏

狄仁傑之爲相也有盧氏堂姨居于午橋南別墅姨止有一子而未嘗來都城親戚家仁傑每伏臘晦朔修禮甚謹常經雪後休暇仁傑因候盧姨安否適表弟挾弓矢攜雉兔而來歸進膳於母顧揖仁傑意甚輕簡仁傑因啓於姨曰某今爲相表弟有何樂從願悉力從其旨姨曰相自貴

爾姨止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仁傑大慙而退（出松窻雜録）

董氏

則天朝太僕卿來俊臣之彊盛朝官側目上林令侯敏偏事之其妻董氏諫止之曰俊臣國賊也勢不久一朝事壞奸黨先遭君可敬而遠之敏稍稍而退俊臣怒出爲涪州武隆令敏欲棄官歸董氏曰速去莫求住遂行至州投刺參州將錯題一張紙州將展看尾後有字大怒曰修名不了何以爲縣令不放上敏憂悶無已董氏曰但住莫求去

停五十日忠州賊破武隆殺舊縣令略家口並盡敏以不許上獲全後俊臣誅逐其黨流嶺南敏又獲免出朝野僉載

高叡妻

趙州刺史高叡妻秦氏默啜賊破定州部至趙州長史已下開門納賊叡計無所出與秦氏仰藥而詐死舁至啜所良久啜以金獅子帶紫袍示之曰降我與爾官不降即死叡視而無言陽顧其婦秦氏秦氏曰受國恩報在此今日受賊一品何足為榮俱合眼不語經兩日賊

知不可屈乃殺之出朝野僉載

崔敬女

唐冀州長史吉懋欲爲男頊娶南宫縣丞崔敬女敬不許因有故脅以求親敬懼而許之擇日下函并花車卒至門首敬妻鄭氏初不知抱女大哭曰我家門戸低不曾有吉郎女堅卧不起其小女白其母曰父有急難殺身救解設令爲婢尚不合辭姓望之門何足爲恥姊若不可兒自當之遂登車而去頊遷平章事賢妻達節談者榮之頊

坐與河内王武懿宗爭競出爲溫州司馬而卒出朝野僉載

李畬母

監察御史李畬母清素貞潔畬請祿米送至宅母遣量之賸三石問其故令史曰御史例不槩又問脚錢幾又曰御史例不還脚車錢母怒令送所賸米及脚錢以責畬畬乃追倉官科罪諸御史皆有慚色出朝野僉載

盧獻女

文昌左丞盧獻第二女先適鄭氏其夫早亡誓不再醮

姿容端秀顔調甚高姊夫羽林將軍李思冲姊亡之後奏請續親許之兄弟並不敢白思冲擇日備禮贄幣甚盛執致就宅盧氏拒關抗聲詈曰老奴我非汝匹也乃踰垣至所親家截髪冲奏之敕不奪其志後爲尼甚精進出朝野僉載

鄧廉妻

滄州弓高鄧廉妻李氏女嫁未周年而廉卒李年十八守志設靈几每日三上食臨哭布衣蔬食六七年忽夜

夢一男子容止甚都欲求李氏爲偶李氏睡中不許之自後每夜夢見李氏竟不受以爲精魅書符呪禁終莫能絕李氏歎曰吾誓不移節而爲此所撓葢吾容貌未衰故也乃援刀截髪麻衣不濯蓬鬢不理垢面灰身其鬼又謝李氏曰夫人竹栢之操不可奪也自是不復夢見郡守旌其門閭至今尚有節婦里出朝野僉載

肅宗朝公主

肅宗讌于宫中女優弄假戲有緑衣秉簡爲參軍者天

寶末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善爲優因隸樂工是以遂令爲參軍之戲公主諫曰禁中妓女不少何必須得此人使阿布思眞逆人耶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若果冤横又豈忍使其妻與羣優雜處爲笑謔之具哉妾雖至愚深以爲不可上亦憫惻遂罷戲而免阿布思之妻由是賢重公主公主即柳晟之母也出因話録

潘炎妻

潘炎侍郎德宗時爲翰林學士恩渥極異其妻劉晏女

也京尹其有故伺候累日不得見乃遺閽者三百縑夫人知之謂潘曰豈爲人臣而京尹願一謁見遺奴三百縑其危可知也遽勸潘公避位子孟陽初為戸部侍郎夫人憂惕謂曰以爾人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必至也戸部解喻再三乃曰不然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遍招深熟者客至夫人垂簾視之既罷會喜曰皆爾儔也不足憂矣問末座慘綠少年何人也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出幽閒鼓吹

劉皇后

後唐太祖至州上源驛之變太祖憤恨欲廻軍攻之劉皇后時隨軍行謂太祖曰公爲國討賊而以杯酒私忿若攻城即曲在於我不如廻師自有朝廷可以論列於是班師天復中周德威爲汴軍所敗三軍潰散汴軍乘我太祖危懼與德威議出保雲州劉皇后曰妾聞王欲棄城而入外藩誰爲此畫曰存信輩所言劉后曰存信本北蕃牧羊兒也焉顧成敗王常笑王行瑜棄權失勢

被人屠割今復欲效之也王頃歲避難達靼幾遭陷害賴遇朝廷多事方得復歸今一旦出城便有不測之變焉能遠及北蕃遂止居數日亡散之士復集軍城安堵劉后之力也出北夢瑣言

河池婦人

梁祖攻圍岐隴之年引兵至于鳳翔秦帥李茂貞遣戎校李繼朗統衆救之至則大捷生降七千餘人及旋軍於河池縣掠獲一少婦甚有顏色繼朗悅之寢處於兵

幕之下西邁十五餘程每欲逼之即云我姑嚴夫姤請以死代之戎帥怒脅之以威終莫能屈帥笑而憫之竟不能犯使人送還其家出玉堂閒話

賀氏

兗州有民家婦姓賀氏里人謂之織女父母以農爲業其丈夫則負擔販賣往來于郡賀初爲婦未浹旬其夫出外每出數年方至至則數日復出其所獲利蓄別婦於他所不以一錢濟家賀知之每夫還欣然奉事未嘗

形於顏色夫慙愧不自得更非理毆罵之婦亦不之酬對其姑已老且病凍餒切骨婦傭織以資之所得傭直盡歸其姑已則寒餒姑又不慈日有凌虐婦益加恭敬下氣怡聲以悅其意終無怨歎夫嘗挈所愛至家賀以女弟呼之略無慍色賀爲婦二十餘年其夫無半年在家而能勤力奉養始終無怨可謂賢孝矣出玉堂閒話

才婦

謝道韞

王凝之妻謝道韞王獻之與客談義不勝道韞遣婢白曰請與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與客談客不能屈出獨異志

楊容華

楊臨川姪女曰容華幼善屬文嘗為新粧詩好事者多傳之詩曰宿鳥驚眠罷房櫳乘曉開鳳釵金作縷鸞鏡玉為臺粧似臨池出人疑月下來自憐終不見欲去復徘徊

上官昭容

唐上官昭容之方娠母鄭氏夢神人畀之大秤以此可

稱量天下生彌月鄭弄之曰爾非秤量天下孩啞應之曰是襁中遇家禍入掖庭年十四聰達敏識才華無比天后聞而試之援筆立成皆如宿構自通天後逮景龍前恒掌宸翰其軍國謀猷殺生大柄多其所決至若幽求英雋鬱興詞藻國有好文之士朝希不學之臣二十年間野無遺逸此其力也而晚年頗外通朋黨輕弄權勢朝廷畏之矣玄宗平難被誅出景龍文館記

張氏

燕文貞公張說其女嫁盧氏嘗為舅求官候父朝下而問焉父不語但指搘牀龜而示之女拜而歸室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出傳載）

杜羔妻

杜羔妻劉氏善為詩羔累舉不中第乃歸將至家妻即先寄詩與之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到來時近夜來羔見詩即時迴去竟登第（出玉泉子）

張睽妻

會昌中邊將張睽防戍十有餘年其妻侯氏繡迴文作龜形詩詣闕進上詩曰睽離已是十秋彊對鏡那堪重理粧聞雁幾迴修尺素見霜先為製衣裳開箱疊練先垂淚拂杵調砧更斷腸繡作龜形獻天子願教征客早還鄉敕賜絹三百疋以彰才美出抒情詩

關圖妹

關圖有一妹甚聰恵文學書札罔不動人圖常語同僚

曰某家有一進士所恨不櫛耳後寓居江陵有鹺賈常某者囊畜千金三峽人也亦家于江陵深結託圖圖亦以長者待之數載常公殂有一子狀貌頗有儒雅之風紀而畧曉文墨圖竟以其妹妻之則常修也關氏乃與修讀書習二十餘年才學優博越絕流輩咸通六年登科座主司空李公蔚也初江東羅隱下第東歸有詩別修云六載辛勤九陌中却尋岐路五湖東名慙桂苑一枝綠鱠憶松江滿棹紅浮世到頭須適性男兒何必盡

成功惟應鮑叔深知我他日蒲帆百尺風又廣陵秋夜

讀修所賦三篇後吟寄修云入蜀還吳三首詩藏於箧

笥重於師劒關夜讀相如聽瓜步秋吟煬帝悲物景也

知輸建筆時情誰不許高枝明年二月東風裏江島閒

人慰所思修名望若此關氏亦有助焉後修卒關氏自

為文祭之時人競相傳寫出南楚新聞

魚玄機

女道士魚玄機字恵蘭甚有才思咸通中適李億補闕

後愛泉下山隸咸宜觀為道士詩曰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又云蕙蘭銷歇歸春圃楊柳東西絆客舟自是縱懷乃倡婦也竟以殺侍婢為京尹溫璋殺之有集行於世出北夢瑣言

牛肅女

牛肅長女曰應貞適弘農楊唐源少而聰穎經耳必誦年十三凡誦佛經二百餘卷儒書子史又數百餘卷親族驚異之初應貞未讀左傳方擬授之而夜初眠中忽

誦春秋起惠公元妃孟子卒終智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凡三十卷一字無遺天曉而畢當誦時若有教之者或相酬和其父驚駭數呼之都不答誦已而覺問何故亦不知試令開卷則已精熟矣問不答著文章百餘首後遂學窮三教博涉多能每夜中眠熟與文人談論文皆古之知名者往來答難或稱王粥鄭玄王衍陸機辯論鋒起或論文章談名理往往數夜不已年二十四而卒今採其文魍魎問影賦著於篇其序曰庚辰歲

予嬰沈痛之疾不起者十旬毀頓精神羸悴形體樂物救療有加無瘳感莊子有魍魎責影之義故假之爲賦庶解疾焉魍魎問於予影曰君英達之人聰明之子學包六藝文兼百氏賾道家之秘言探釋部之幽旨旣虔恭於中饋又希慕於前史不矯枉以干名不毀物而成已伊淑德之如此即精神之足恃何故羸厥姿貌沮其精神煩寃枕席憔悴衣巾子惟形兮是寄形與子兮相親何不誨之以崇德而教之以自倫異萊妻之樂道殊

鴻婦之安貧豈痼疾而無生賴將微賤而欲忘身令節
變歲移臘終春首照晴光於郊甸動暄氣於梅柳水解
凍而繞軒風扇和而入牖固可解憂釋疾怡神養壽何
默爾無營自貽伊咎僕於是勃然而應曰子居於無人
之域遊乎魑魅之鄉形既圖於夏鼎名又著於蒙莊何
所見之不博何所談之不長夫影依日而生像因人而
見豈言談之足曉何節物之能辨隨晦明以興滅逐形
骸以遷變以愚夫畏影而蒙鄙之性以彰智者視陰而

遲暮之心可見伊美惡兮由已影何辜而遇譴且予聞至道之精窈兮冥至道之極昏兮默達人委性命之修短君子任時運之通塞悔吝不能纏榮耀不能惑喪之不以爲喪得之不以爲得君子何乃怒予之不賞芳春責予之不貴華飾且吾之秉操奚子智之能測言未卒魍魎惕然而驚歎而起曰僕生絶域之外長於荒遐之境未曉智者之處身是以造君而問影既談玄之至妙請終身以藏屛初應貞夢製書而食之每夢食數十卷

則文體一變如是非一遂工爲賦頌文名曰遺芳出記聞

慎氏

慎氏北陵虔亭儒家之女也三史嚴灌夫因游覽遂結姻好同載歸蘄春經十餘年無嗣息灌夫乃拾其過而出妻令歸二浙慎氏慨然登舟親戚臨流相送妻乃爲詩以訣灌夫灌夫覽之悽感遂爲夫婦如初慎氏詩曰

當時心事已相關雨散雲飛一餉間便是孤帆從此去不堪重上望夫山出雲谿友議

薛媛

濠梁人南楚材者旅遊陳潁歲久潁守慕其儀範將欲以子妻之楚材家有妻以受知於潁牧忽不思義而輒已諾之遂遣家僕歸取琴書似無返舊之心或謂求道青城訪僧衡嶽不復留心於名宦也其妻薛媛善書畫妙屬文亦微知其意乃對鏡畫其形并詩四韻以寄之楚材得妻眞及詩甚慚遽有雋不疑之讓夫婦遂偕老焉里語曰當時婦棄夫今日夫棄婦若不逞丹青空房

應獨自薛媛寫眞寄夫詩曰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端
已經顏索寞漸覺鬢凋殘淚眼描將易愁腸寫出難恐
君渾忘却時展畫圖看出雲谿友議

孫氏

樂昌孫氏進士孟昌期之内子善爲詩一旦併焚其集
以爲才思非婦人之事自是專以婦道内治孫有代夫
贈人白蠟燭詩曰景勝銀缸香比蘭一條白玉逼人寒
他時紫禁春風夜醉草天書仔細看又有聞琴詩曰玉

指朱絃軋復清湘妃愁怨最難聽初疑颯颯涼風動又似蕭蕭暮雨零近若流泉來碧嶂遠如玄鶴下青冥夜深彈罷堪惆悵霧濕叢蘭月滿庭又謝人送酒詩曰詩將清酒寄愁人澄徹甘香氣味真好是綠窻風月夜一盃搖蕩滿懷春出北夢瑣言

太平廣記卷二百七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百七十二

婦人三

車武子妻　段氏　王道妻

杜蘭香　任環妻　楊宏武妻

房孺復妻　李廷璧妻　張楊妻

吳宗文　蜀功臣　秦騎將

美婦人

夷光

越謀滅吳畜天下竒寶美人異味以進於吳得陰峰之瑶古皇之驥湘沅之鱓又有美女一名夷光一名修明以貢於

吳吳處於椒花之房貫細珠以為簾幌朝下以蔽景夕卷以待月二人當軒並坐理鏡靚粧於珠幌之內竊窺者莫不動心驚魂謂之神人吳王夫差目之若雙鸞之在輕霧沚水之漾秋蕖妖惑既深怠於國政及越兵入國乃抱二人以逃吳苑越軍既入見二人在竹樹下皆言神女望而不侵今吳城蚍門内有折株尚為祠神女之處出王子年拾遺記

麗娟

漢武帝所幸宮人名曰麗娟年始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如蘭

身輕弱不欲衣纓拂恐傷為痕每歌李延年和之於闕之生殿旁唱廻風之曲庭中樹為之翻落常致娟於琉璃帳恐垢汚體也常以衣帶繫娟袂閉於重幕中恐隨風起娟以琥珀為佩置衣裾裏不使人知乃言骨節自鳴相與為神怪也出洞冥記

趙飛鷰

漢趙飛鷰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女弟昭儀不能及也但弱骨豐肌工笑語二人並色如紅玉當時第一擅殊寵後宮出西京雜記

薛靈芸

魏文帝所愛美人薛靈芸常山人也父名鄴爲酇鄉亭長母陳氏隨鄴舍於亭傍居生窮賤至夜每聚鄰婦以績燃麻藁自照靈芸年十五容貌絶世閭中少年多以夜時來窺終不得見咸熙元年谷習出守常山郡聞亭長有美女而家甚貧時文帝選良家子女以入六宮習以千金寶賂聘之既得便以獻文帝靈芸聞別父母歔欷累日淚下霑衣至升車就路之時以玉唾壺盛淚壺中即如紅色既發常山及至京師壺中淚凝如血帝遣車

十乘以迎靈芸車皆鏤金為輪丹畫其轂軛前有雜寶為龍鳳銜百子鈴鏘和鳴響於林野駕青色駢蹄之牛日行三百里此牛尸塗國所獻足如馬蹄也道側燒石葉之香此石重疊狀如雲母其氣辟惡厲之疾腹題國所獻也靈芸未至京師數十里膏燭之光相續不滅車從噎路塵起蔽於星月時人謂為塵霄又築土為臺基高三十丈列燭於臺下而名曰燭臺遠望如列星之墜地又於大道之傍一里致一銅表高五尺以誌里數故

行者歌曰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閣望崔嵬清風細
雨雜香來土上出金火照臺此上七字是妖辭也時爲銅柱以誌
里數於道側是土上出金之義以燭致臺下則火在土
下之義漢火德王魏土德王火伏而土興也土上出金
魏滅而晉興也靈芸未至京師十里帝乘雕玉之輦以
望車徒之盛歎曰昔者言朝爲行雲暮爲行雨今非雲
非雨非朝非暮因改靈芸之名爲夜來入宮承寵愛外
國獻火珠龍鸞之釵帝曰明珠翡翠尚不勝況乎龍鸞

之重乃止而不進夜來妙於女功雖處於深帷重幄之內不用燈燭裁製立成非夜來所縫製帝不服也宮中號曰針神出王子年拾遺記

孫亮姬朝姝

孫亮作緑琉璃屏風甚薄而瑩澈每於月下清夜舒之甞愛寵四姬皆振古絶色一名朝姝二名麗居三名洛珍四名潔華使四人坐屏風内而外望之如無隔唯香氣不通於外爲四人合四氣香此香殊方異國所獻凡

經歲踐躡宴息之處香氣沾衣歷年彌盛百浣不歇因名百濯香或以人名香故有朝姝麗居洛珍潔華香亮每遊此四人皆同與席使來侍皆以香名前後爲次不得相亂所居室爲思香媚寢出王子年拾遺記

蜀甘后

蜀先主甘后沛人生於賤微里中相者云此女後貴位極宮掖及后生而體貌特異年至十八玉質柔肌態媚容冶先主致后於白綃帳中於戶外望者如月下聚雪

河南獻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致后側晝則講說軍謀夕則擁后而玩玉人常稱玉之所貴比德君子況爲人形而可不玩乎甘后與玉人潔白齊潤觀者殆相亂惑嬖寵者非唯嫉甘后而亦妒玉人后常欲琢毀壞之乃戒先主曰昔子罕不以玉爲寶春秋美之今吳魏未滅安以妖玩經懐凡淫惑生疑勿復進焉先主乃撤玉人像嬖者皆退當時君子以甘后爲神智婦人出王子年拾遺記

石崇婢翾風

石季倫所愛婢名翾風魏末於胡中買得之年始十歲使房内養之至年十五無有比其容貌特以姿態見美妙别玉聲能觀金色石氏之富財比王家驕侈當世珍寶瑰奇視如瓦礫聚如糞土皆殊方異國所得莫有辨識其處者使翾風别其聲色並知其所出之地言西方北方玉聲沈重而性温潤佩服益人性靈東方南方玉聲清潔而性清涼佩服者利人精神石氏侍人美艷者數千人翾風最以文辭擅愛石崇常語之曰吾百年之

後當指白日以汝爲殉答曰生愛死離不如無愛妾得爲殉身其何朽於是彌見寵愛崇常擇美容姿相類者數十人裝飾衣服大小一等使忽視不相分別常侍于側使翾風調玉以付工人爲倒龍之珮縈金爲鳳冠之釵刻玉爲倒龍之勢鑄金像鳳凰之形結袖繞楹而舞晝夜相接謂之常舞若有所召者不呼姓名悉聽珮聲視釵色玉聲輕者居前金色艷者居後以爲行次而進也使數十人各含異香使行而笑語則口氣從風而颺

又屑沈水之香如塵末布致象牀上使所愛踐之無跡即賜珍珠百琲若有跡者則節其飲食令體輕弱故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眞珠及翾風年至三十妙年者爭嫉之或言胡女不可爲羣競相排毁崇受譖潤之言即退翾風爲房老使主羣少乃懷怨懟而作五言詩詩曰春華誰不羨卒傷秋落時哽咽追自泣鄙退豈所期桂芬徒自蠹失愛在蛾眉坐見芳時歇憔悴空自嗤石氏房中並歌此爲樂曲至晉末乃止出王子年

拾遺記

淛東舞女

寶歷二年淛東貢舞女二人一曰飛鸞一曰輕鳳修眉黰首蘭氣融冶冬不纊衣夏無汗體所食多荔枝榧實金屑龍腦之類戴輕金之冠衣軿羅之衣無縫而成其文纖巧人未能識輕金冠以金絲結之爲鸞鶴之狀仍飾以五彩細珠玲瓏相續可高一尺秤之無三二錢上更琢玉芙蓉以爲頂二女歌舞臺每夜歌舞一發如鸞鳳之

音百鳥莫不翔集其上及於庭際舞態艷逸非人間所有每歌罷上令内人藏之金屋寶帳蓋恐風日所侵故也由是宫中語曰寶帳香重重一雙紅芙蓉出杜陽雜編

妬婦

車武子妻

俗説車武子妻大妬呼其婦兄宿取一絳裙衣挂屏風上其婦拔刀徑上牀發被乃其兄也慙而退出要錄

段氏

臨濟有妬婦津傳言晉太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性妬忌伯玉嘗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取婦得如此吾無憾焉明光曰君何得以水神美而欲輕我吾死何患不爲水神其夜乃自沈而死死後七日夢見語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爲神矣伯玉遂終身不復渡水有婦人渡此津者皆壞衣枉粧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醜婦雖盛粧飾而渡其神亦不妬也婦人渡河無風浪者以爲醜不能致水神醜婦諱之莫不皆自毀形容以塞嗤笑也故齊人語

曰欲求好婦立在津口婦人水旁好醜自彰出酉陽雜俎

王導妻

王導妻曹氏甚妬忌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至左右小人有妍少者必加誚責乃密營別館衆妾羅列有數男曹氏知大驚恚乃將黄門及婢二十人入持食刀欲出討尋王公遽命駕患遲乃親以麈尾柄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馳乃得先去司徒蔡謨聞乃詣王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知否王自叙謙志蔡曰不聞餘物惟聞短轅犢

車長柄麈尾耳導大懸出妬記

杜蘭香

杜蘭香降張碩碩妻無子取妾妻妬無已碩謂香如此云何香曰此易治耳言卒而碩妻患創委頓碩曰妻將死如何香曰此創所以治妬創已亦當瘥數日之間創損而妻無妬心遂生數男出杜蘭香别傳

任瓌妻

唐初兵部尚書任瓌敕賜宫女二人皆國色妻妬爛二

女頭髮禿盡太宗聞之令上宮齎金胡餅酒賜之云飲之立死環三品合置姬媵爾後不妬不須飲之若妬即飲柳氏拜敕訖曰妾與環結髮夫妻俱出微賤更相輔翼遂致榮官環今多內嬖誠不如死遂飲盡然非酖也既睡醒帝謂環曰其性如此朕亦當畏之因詔二女令別宅安置出朝野僉載

又房玄齡夫人至妬太宗將賜美人屢辭不受乃令皇后召夫人語以媵妾之流今有常制且司空年近遲暮

帝欲有優崇之意夫人執心不迴帝乃令謂曰寧不妬而生寧妬而死曰妾寧妬而死乃遣酌一巵酒與之曰若然可飲此一酖一舉便盡無所留難帝曰我尚畏見何況於玄齡乎出國史異纂

楊宏武妻

楊宏武爲司戎少常伯高宗謂之曰某人何因輒授此職對曰臣妻韋氏性剛悍昨以此見屬臣若不從恐有後患帝嘉不隱笑而遣之出國史異纂

房孺復妻

房孺復妻崔氏性妬忌左右婢不得濃粧高髻見給臙脂一豆粉一錢有一婢新買粧稍佳崔怒謂曰汝好粧耶吾爲汝粧乃令刻其眉以青填之燒鎖桁灼其兩眼角皮隨焦卷以朱傅之及痂落瘢如粧焉出酉陽雜俎

李廷壁妻

李廷壁二十年應舉方於蜀中策名歌篇靡麗詩韻精能甞爲舒州軍倅其妻猜妬一日鈴閣連宴三宵不歸

妻達意云來必刃之泣告州牧徙居佛寺浹辰晦迹因詠愁詩曰到來難遣去難留着骨黏心萬事休潘岳愁絲生鬢裏婕妤悲色上眉頭長途詩盡空騎馬遠雁聲初獨倚樓更有相思不相見酒醒燈背月如鈎出杼情集

張楊妻

張楊尚書典晉州外貯所愛營妓生一子其內蘇氏妬忌不敢取歸乃與所善張處士爲子居江津間常致書題問其存亡資以錢帛及漸成長教其讀書有人告以

非處士之子爾父在朝官高因竊其父與張處士緘札不告而遁歸京國楊已死至宅門僮僕無有識者但云江淮郎君兄弟皆愕然其嫡母蘇夫人泣而謂諸子曰誠有此子吾知之矣我少年無端致其父子死生永隔我罪多矣家眷衆泣取入宅齒諸兄之列名仁龜有文學修詞應進士舉及第歷侍御史因奉使江浙而死出北夢瑣言

吳宗文

王蜀吳宗文以功勲繼領名郡少年富貴其家姬僕樂妓十餘輩皆其精選也其妻妬每怏怏不愜其志忽一日鼓動趨朝已行數坊忽報云放朝遂密戒從者潛入遍幸之至十數輩遂據腹而卒出王氏見聞

蜀功臣

蜀有功臣忘其名其妻妬忌家畜妓樂甚多居常即隔絶之或宴飲即使隔簾幙奏樂某未嘗見也其妻左右常令老醜者侍之某嘗獨處更無侍者而居第器服甚

盛後妻病甚語其夫曰我死若近婢妾立當取之及屬
纊其乃召諸姬日夜酣飲爲樂有掌衣婢尤屬意即幸
之方寢息忽有聲如霹靂帷帳皆裂某因驚成疾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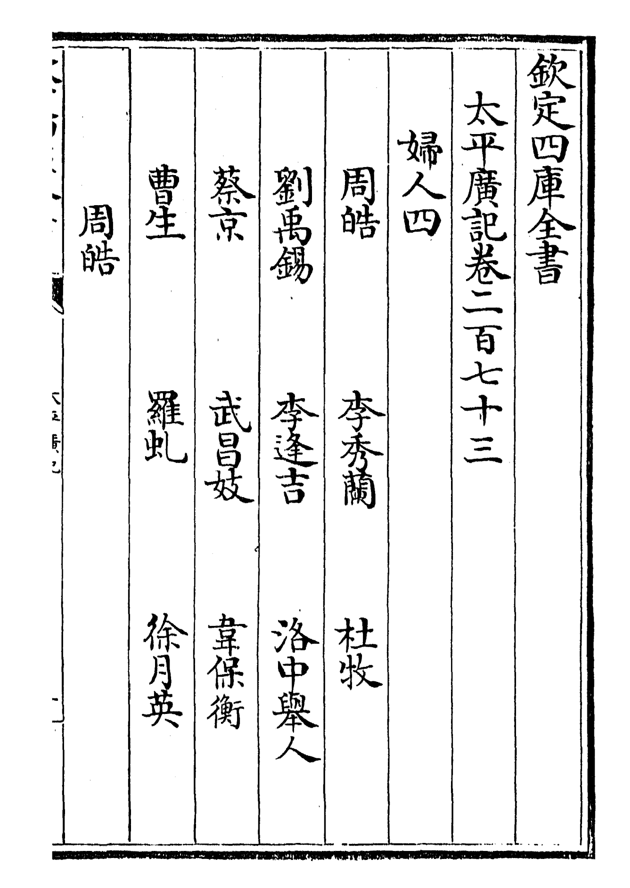
出王氏見聞

秦騎將

秦騎將石某者甚有戰功其妻悍且妬石常患之後其
妻獨處乃夜遣人刺之妻手接其刃號救呌喊婢妾共
擊賊遂折鐔而去竟不能害婦十指皆傷後數年秦亡

入蜀蜀遣石將兵屯于褒梁復於軍中募俠士就家刺之褒蜀相去數千里俠士於是挾刃懷家書至其門曰褒中信至令面見夫人夫人喜出見俠拜而授其書捧接之際揮刃斫之妻有一女躍出舉手接刃相持久之竟不能害外人聞而救之女十指並傷後十年蜀亡歸秦邦竟與其夫偕老死於牖下出玉堂閒話

太平廣記卷二百七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百七十三

婦人四

周皓

太僕卿周皓貴族子多力負氣天寳中皓少年常結客
爲花柳之遊竟畜亡命訪城中名姬如蠅襲羶無不獲
者時靖恭有姬名夜來稚齒巧笑歌舞絶倫貴公子破
産迎之皓時與數輩富者更擅之會一日其母白皓曰
某日夜來生日豈可寂寞乎皓與徃還竟求珍貨合錢
數十萬會飲其家樂工賀懐智紀孩孩皆一時絶手扃
方合忽覺擊門聲甚急皓戒内勿開良乆折關而入有
少年紫衣騎從數十詬其母即將軍高力士之子也母

與夜來泣拜諸客將散皓時血氣方剛且恃其力顧從
者不相敵因前讓其怙勢攘臂格之紫衣者踣於拳下
且絕其頷骨大傷流血皓遂突出時都亭驛所由魏貞
有心義好養私客皓以情投之貞乃藏於妻女間時有
司追捉急切貞恐蹤露乃夜辦裝具腰白金數鋌謂皓
曰汴州周簡老義士也復與郎君當家今可依之且宜
謙恭不怠周簡老蓋大俠也見魏貞書喜甚皓因拜之
為叔遂言其狀簡老令居一船中戒無妄出供與極厚

居歳餘忽聽船上哭泣聲皓潛窺之見一少婦縞衣甚美與簡老相慰其夕簡老忽至皓處問君婚未某有表妹嫁與甲甲卒無子今無所歸可事君子皓拜謝之即夕其表妹歸皓有女二人男一人猶在舟中簡老忽語皓事已息君貌寢必無人識者可遊江淮乃贈百餘千號哭而别於是遂免出酉陽雜俎

李秀蘭

李秀蘭以女子有才名初五六歳時其父抱於庭作詩

詠薔薇其末句云經時未架却心緒亂縱橫父恚曰此女子將來富有文章然必爲失行婦人矣竟如其言出玉堂閒話

又秀蘭嘗與諸賢會烏程縣開元寺知河間劉長卿有隂疾謂之曰山氣日夕佳長卿對曰衆鳥欣有託舉坐大笑論者兩美之秀蘭有詩曰遠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車葢五言之佳境也上方班姬即不足下比韓英則有餘亦女中之詩豪也嘗賦得三峽流泉歌曰妾家本住

巫山雲巫山流水常自聞玉琴彈出轉寥敻直似當時夢中聽三峽迢迢幾千里一時流入深閨裏巨石奔湍指下生飛波走浪絃中起初疑噴湧含雷風又似嗚咽流不通迴湍瀨曲勢將盡時復滴瀝平沙中憶昔阮公爲此曲能使仲容聽不足一彈既罷又一彈願與流泉鎮相續出中興間氣集

杜牧

唐中書舍人杜牧少有逸才下筆成詠弱冠擢進士第

復捷制科牧少雋恎疎野放蕩雖爲檢制而不能自禁
會丞相牛僧孺出鎮揚州辟節度掌書記牧供職之外
唯以宴遊爲事揚州勝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樓之上常
有絳紗燈萬數輝羅燿列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
塡咽邈若仙境牧常出沒馳逐其間無虛夕復有卒三
十人易服隨後潛護之僧孺之密教也而牧自謂得計
人不知之所至成歡無不會意如是且數年及徵拜侍
御史僧孺於中堂餞因戒之曰以侍御史氣槩遠馭固

當自極夷塗然常慮風情不節或至尊體乖和牧因謬曰某幸常自檢守不至貽尊憂耳僧孺笑而不答即命侍兒取一小書簏對牧發之乃街卒之密報也凡數十百悉曰某夕杜書記過某家無恙某夕宴某家亦如之牧對之大慙因泣拜致謝而終身感焉故僧孺之薨牧為之誌而極言其美報所知也牧既為御史分務洛陽時李司徒愿罷鎮閒居聲妓豪華為當時第一洛中名士咸謁見之李乃大開宴席當時朝客高流無不

臻赴以牧持憲不敢邀至牧遣座客達意願預期會李
不得已馳書方對酒獨斟亦已酣暢聞命遽來時會中
已飲酒女妓百餘人皆絕藝殊色牧獨坐南行瞪目注
視引滿三卮問李云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牧復
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皆亦
廻首破顏牧又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
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
廻意氣閒逸傍若無人牧又自以年漸遲暮常追賦感

舊詩曰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情十年一覺
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又曰觥船一棹百分空十載
青春不負公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烟輕颺落花風太和
末牧復自侍御史出佐沈傳師江西宣州幕雖所至輒
遊而終無屬意咸以非其所好也及聞湖州名郡風物
妍好且多奇色因甘心遊之湖州刺史某乙牧素所厚
者頗喻其意及牧至每為之曲宴周遊凡優姬倡女力
所能致者悉為出之牧注目凝視曰美矣未盡善也乙

復候其意牧曰願得張水嬉使州人畢觀候四面雲合
其當閒行寓目冀於此際或有閱焉乙大喜如其言至
日兩岸觀者如堵迨暮竟無所得將罷舟艤岸於叢人
中有里姥引鴉頭女年十餘歲牧熟視曰此眞國色向
誠虛設耳因使語其母將接致舟中姥女皆懼牧曰且
不即納當爲後期姥曰他年失信復當何如牧曰吾不
十年必守此郡十年不來乃從爾所適可也母許諾因
以重幣結之爲盟而別故牧歸朝頗以湖州爲念然以

官秩尚卑殊未敢發尋拜黄州池州又移睦州皆非意也牧素與周墀善會墀爲相乃併以三牋干墀乞守湖州意以弟頭目疾冀於江外療之大中三年始授湖州刺史比至郡則已十四年矣所約者已從人三載而生三子牧既即政函使召之其母懼其見奪攜幼以同往牧詰其母曰曩既許我矣何爲反之母曰向約十年十年不來而後嫁嫁已三年矣牧因取其載詞視之俛首移晷曰其詞也直彊之不祥乃厚爲禮而遣之因賦詩

以自傷曰自是尋春去校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緑葉成陰子滿枝出唐闕史

劉禹錫

劉禹錫赴任姑蘇道過揚州州帥杜鴻漸飲之酒大醉而歸驛稍醒見二女子在旁驚非已有也乃曰郎中席上與司空詩特令二樂妓侍寢且醉中之作都不記憶明旦修啓致謝杜亦優容之夫禹錫以郎吏州牧而輕忤三司豈不過哉詩曰高髻雲鬟宮様粧春風一曲杜

髩娘司空見慣尋常事斷盡蘇州刺史腸出雲谿友議

李逢吉

李丞相逢吉性彊愎而沉猜多忌好危人略無怍色既為居守劉禹錫有妓甚麗為衆所知李恃風望恣行威福分務朝官取容不暇一旦隂以計奪之約曰某日皇城中堂前致宴應朝賢寵嬖並請早赴境會稍可觀矚者如期雲集敕閽吏先放劉家妓從門入傾都驚異無敢言者劉計無所出惶惑吞聲又翌日與相善數人謁

之但相見如常從容久之並不言境會之所以然者座
中默然相目而已既罷一揖而退劉歎咤而歸無可奈
何遂憤懣而作四章以擬四愁云爾王敘重合兩無緣
魚在深潭鶴在天得意紫鸞休舞鏡寄言青鳥罷銜箋
金盆已覆難收水玉軫長拋不續絃若向蘼蕪山下過
遥將紅淚灑窮泉鸞飛遠樹栖何處鳳得新巢已去心
紅壁尚留香漠漠碧雲初散信沈沈情知點污投泥玉
猶自經營買笑金從此山頭似人石丈夫形狀淚痕深

人曾何處更尋看雖是生離死一般買笑樹邉花已老
畫眉窻下月猶殘雲藏巫峽音容斷路隔星橋過往難
莫怪詩成無淚滴盡傾東海也須乾三山不見海沈沈
豈有仙蹤更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姮娥歸處月宮深
紗窻遥想春相憶書幌誰憐夜獨吟料得夜來天上鏡
只因偏照兩人心見本事詩

洛中舉人

舉子某乙洛中居人也偶與樂妓茂英者相識英年甚

小及乙到江外偶於飲席遇之因贈詩曰憶昔當初過
柳樓茂英年小尚嬌羞隔牕未省聞高語對鏡曾窺學
上頭一別中原俱老大重來南國見風流彈絃酌酒話
前事零落碧雲生暮愁舉子因謁節使遂客遊留連數
月帥遇之甚厚宴飲既頻與酒糺諧戲頗洽一日告辭
帥厚以金帛贐行復開筵送別因暗留絕句與糺曰少
插花枝少下籌須防女伴妬風流坐中若打占相令除
却尚書莫點頭因設舞曲遺詩帥取覽之當時即令人

所在送付舉子出盧氏雜說

蔡京

邕南節度使蔡京過永州永州刺史鄭史與京同年連以酒樂相邀座有瓊枝者鄭之所愛而席之最妍蔡强奪之行鄭莫之競也邕南之所爲多如此類爲德義者見鄙終其不悛也及邕南制禦失律伏法出雲谿友議

武昌妓

韋蟾廉問鄂州及罷任賓僚盛陳祖席蟾遂書文選句

云悲莫悲兮生别離登山臨水送將歸以牋毫授賔從請續其句座中悵望皆思不屬逡巡女妓泫然起曰某不才不敢染翰欲口占兩句韋大驚異令隨口寫之武昌無限新栽柳不見楊花撲面飛座客無不嘉歎韋令唱作楊柳枝詞極歡而散贈數十箋納之翌日共載而發（出抒情詩）

韋保衡

韋保衡嘗訪同人方坐李鉅新及第亦繼至保衡以其

後先匿於帷下既入曰有客乎同人曰韋保衡秀才可以出否鉅新及第甚自得意徐曰出也何妨保衡竟不之出洎保衡尚公主為相李蠙鎮岐下鉅方自山北舊從事辟焉初保衡既登第獨孤雲除東川辟在幕下樂籍間有佐飲者副使李甲屬意也時以逼於他適私期迴將納焉保衡既至不知之祈於獨孤且請降其籍李至意殊不平每在宴席輒以語侵保衡保衡不能容即携其妓人以去李益怒之屢言於雲雲不得已命飛牒追

之而迴無何堂牒追保衡赴輦下乃尚同昌公主也李固懼之矣不日保衡復入翰林李聞之登時而卒出玉泉子

曹生

盧常侍鉟牧瀘江日相座囑一曹生令署郡職不免奉之曹悅營妓名丹霞盧沮而不許會餞朝客於短亭曹獻詩曰拜玉亭間送客忙此時孤恨感離鄉尋思往歲絕纓事肯向朱門泣夜長盧演爲長句和而勉之曰桑扈交飛百舌忙祖亭聞樂倍思鄉樽前有恨慙卑宦席

上無寥愛艷粧莫爲狂花迷眼界須求真理定心王遊蜂採掇何時已秪恐多言議短長出盧懷杼情集

羅虬

羅虬詞藻富贍與宗人隱鄴齊名咸通乾符中時號三羅廣明庚子亂後去從鄜州李孝恭籍中有紅兒者善爲音聲常爲副戎屬意會副戎聘鄰道虬請紅兒歌而贈之繒綵孝恭以副車所盻不令受之虬怒拂衣而起詰旦手刃紅兒既而思之乃作絶句百篇號比紅兒詩

大行於時出摭言

徐月英

江淮間有徐月英者名娼也其送人詩云惆悵人間萬事違兩人同去一人歸生憎平望亭中水忍照鴛鴦相背飛又云枕前淚與階前雨隔箇窻兒滴到明亦有詩集金陵徐氏諸公子寵一營妓卒乃焚之月英送葬謂公子曰此娘平生風流沒亦帶焰時號美戲也出北夢瑣言

太平廣記卷二百七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百七十四

情感

買粉兒

有人家甚富止有一男寵恣過常遊市見一女子美麗

賣胡粉愛之無由自達乃託買粉日往市得粉便去初無所言積漸久女深疑之明日復來問曰君買此粉將欲何施答曰意相愛樂不敢自達然恒欲相見故假此以觀姿耳女悵然有感遂相許以私尅以明夕其夜安寢堂屋以俟女來薄暮果到男不勝其悅把臂曰宿願始伸於此歡踴遂死女惶懼不知所以因遁去明還粉店至食時父母怪男不起往視已死矣當就殯斂發篋笥中見百餘裹胡粉大小堆積其母曰殺我兒者必此

粉也入市遍買胡粉次比女比之手跡如先遂執問女曰何殺我兒女聞嗚咽具以實陳父母不信遂以訴官女曰妾豈復恡死乞一臨尸盡哀縣令許焉徑往撫之慟哭曰不幸致此若死魂而靈復何恨哉男豁然更生具說情狀遂爲夫婦子孫繁茂出幽明錄

崔護

博陵崔護姿質甚美而孤潔寡合舉進士第清明日獨遊都城南得居人莊一畝之宮花木叢萃寂若無人扣

門父之有女子自門隙窺之問曰誰耶護以姓字對曰尋春獨行酒渴求飲女入以盃水至開門設牀命坐獨倚小桃斜柯佇立而意屬殊厚妖姿媚態綽有餘妍崔以言挑之不對彼此目注者久之崔辭去送至門如不勝情而入崔亦睠盼而歸爾後絶不復至及來歲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逕往尋之門院如故而已扃鎻之崔因題詩於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暎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數日偶至都

城南復往尋之聞其中有哭聲扣門問之有老父出曰
君非崔護耶曰是也又哭曰君殺吾女崔驚怛莫知所
荅父曰吾女笄年知書未適人自去年已來常恍惚若
有所失比日與之出及歸見在左扉有字讀之入門而
病遂絕食數日而死吾老矣惟此一女所以不嫁者將
求君子以託吾身今不幸而殞得非君殺之耶又持崔
大哭崔亦感慟請入哭之尚儼然在牀崔舉其首枕其
股哭而祝曰某在斯須臾開目半日復活老父大喜遂

以女歸之出本事詩

武延嗣

唐武后載初中左司郎中喬知之有婢名窈娘藝色爲當時第一知之寵待爲之不婚武延嗣聞之求一見勢不可抑既見即留無復還理知之痛憤成疾因爲詩寫以縑素厚賂閽守以達窈娘窈娘得詩悲咽結三章於裙帶赴井而死延嗣見詩遣酷吏誣陷知之破其家知之詩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昔日可憐

君自許此時歌舞得人情君家樓閣不曾難好將歌舞借人看富貴雄豪非分理驕奢勢力橫相干別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袂傷鉛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代紅顏爲君盡出本事詩

開元製衣女

開元中頒邊軍纊衣製於宮中有兵士於短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爲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蓄意多添線含情更着綿今生已過也結取後身緣兵

士以詩白於帥帥進之玄宗命以詩遍示六宫曰有作者勿隱吾不罪汝有一宫人自言萬死玄宗深憫之遂以嫁得詩人仍謂之曰我與汝結今身縁邊人皆感泣出本事詩

韋臯

唐西川節度使韋臯少遊江夏止於姜使君之館姜氏孺子曰荆寶已習二經雖兄呼於韋而恭事之禮如父也荆寶有小青衣曰玉簫年纔十歲常令祗侍韋兄玉

簫亦勉於應奉後二載姜使入關求官家累不能行韋乃
易居止頭陀寺荊寶亦時遣玉簫往彼應奉玉簫年稍
長大因而有情時廉使陳常侍得韋季父書云姪皐久
客貴州切望發遣歸覲廉使啟緘遺以舟楫服用仍恐
淹留請不相見泊舟江瀨俾篙工促行韋昏瞑拭淚乃
裁書以別荊寶寶頃刻與玉簫俱來既悲且喜寶命青
衣往從侍之韋以違覲日久不敢俱行乃固辭之遂與
言約少則五載多則七年取玉簫因留玉指環一枚并

詩一首遺之既五年不至玉簫乃靜禱於鸚鵡洲又逾二年至八年春玉簫歎曰韋家郎君一別七年是不來矣遂絶食而殞姜氏憫其節操以玉環著於中指而同殯焉後韋鎮蜀到府三日詢鞫獄囚滌其寃濫輕重之繫近三百餘人其中一輩五器所拘偷視廳事私語云僕射是當時韋兄也乃厲聲曰僕射僕射憶姜家荆寶否韋曰深憶之姜曰即某是也公曰犯何罪而重繫答曰某辭違之後尋以明經及第再選青城縣令家人誤爇廨

舍庫牌印等韋曰家人之犯固非已尤即與雪寃仍歸墨綬乃奏眉州牧敕下未令赴任遣人監守朱紱其榮且留賓幕時屬大軍之後草創事繁凡經數月方問玉簫何在姜曰僕射維舟之夕與伊留約七載是期既逾時不至乃絶食而終因吟留贈玉環詩云黃雀銜來已數春別時留解贈佳人長江不見魚書至爲遣相思夢入秦韋聞之益增悽歎廣修經像以報夙心且想念之懷無由再會時有祖山人者有少翁之術能令逝者相

親但令府公齋戒七日清夜玉簫乃至謝曰承僕射寫經造像之力旬日便當托生却後十三年再為侍妾以謝鴻恩臨去微笑曰丈夫薄情令人死生隔矣後韋以隴右之功終德宗之代理蜀不替是故年深累遷中書令天下響附瀘僰歸心因作生日節鎮所賀皆貢珍奇獨東川盧八座送一歌姬未當破瓜之年亦以玉簫為號觀之乃眞姜氏之玉簫也而中指有肉環隱出不異留別之玉環也韋歎曰吾乃知存殁之分一往一來玉

簫之言斯可驗矣出雲谿友議

歐陽詹

歐陽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弱冠能屬文天縱浩汗貞元年登進士第畢關試薄遊太原於樂籍中因有所悅情甚相得及歸乃與之盟曰至都當相迎耳即灑泣而別仍贈之詩曰驅馬漸覺遠迴頭長路塵高城已不見況復城中人去意既未甘居情諒多辛五原東北晉千里西南秦一屨不出門一車無停輪流萍與繫瓠早晚

期相親尋除國子四門助教任京籍中者思之不已經年得疾且甚乃危𤸃引髻刃而匣之顧謂女弟曰吾其死矣茍歐陽生使至可以是爲信又遺之詩曰自從别後減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識舊時雲髻樣爲奴開取縷金箱絶筆而逝及詹使至女弟如言徑持歸京具白其事詹啓函閱之又見其詩一慟而卒故孟簡賦詩序曰閩越之英惟歐陽生詩哭之以能文擢第爰始一命食太學之禄助成均之教有庸績矣我唐貞元年已

卯歲曾獻書相府論大事風韻清雅詞旨切直會東方
軍興府縣未暇慰薦久之倦遊太原還來帝京卒官靈
臺悲夫生於單貧以狗名故心專勤儉不識聲色及兹
筮仕未知洞房纖腰之爲蠱惑初抵太原居大將軍宴
席上有妓北方之尤者屢目於生生感悅之留賞累月
以爲燕婉之樂盡在是矣既而南轅妓請同行生曰十
目所視不可不畏辭焉請待至都而來迎許之乃去生
竟以蹇連不克如約過期命甲遣乘密往迎妓妓因積

望成疾不可爲也先死之夕剪其雲髻謂侍兒曰所歡
應訪我當以髻爲貺甲至得之以乘空歸授髻於生生
爲之慟怨涉旬而生亦殁則韓退之作何蕃書所謂歐
陽詹生者也河南穆元道訪予常歎息其事嗚呼鍾愛
於男女素其效死夫亦不蔽也大凡以斷割不爲麗色
所汩豈若是乎古樂府詩有華山畿玉臺新詠有廬江
小吏更相死或類於此暇日偶作詩以繼之云有客非
北逐驅馬次太原太原有佳人神艷照行雲座上轉横

波流光注夫君夫君意蕩漾即日相交歡定情非一詞
結念誓青山生死不變易中誠無間言此爲太學徒彼
屬北府官中夜欲相從嚴城限軍門白日欲同居君畏
仁人聞忽如隴頭水坐作東西分驚離腸千結滴淚眼
雙昏本達京師迴駕期相追攀宿約始乖阻彼憂已經
綿高髻若黃鸝危鬟如玉蟬纖手自整理剪刀斷其根
柔情託侍兒爲我遺所歡所歡使者來侍兒因復前收
淚取遺寄深誠祈爲傳封來贈君子願言慰窮泉使者

迴復命遲遲蓄悲酸詹生喜言旋倒屨走迎門長跪聽未畢驚傷涕漣漣不飲亦不食哀心百千端襟情一夕空清爽旦日殘哀哉浩然氣潰散歸化元短生雖别離長夜無阻難雙魂終會合兩劒遂蜿蜒丈夫早通脱巧笑安能干防身本苦節一去何由還後生莫沈迷沈迷丧其真出閩川名士傳

薛宜僚

薛宜僚會昌中爲左庶子充新羅册贈使由青州泛海

船頻阻惡風雨至登舟却漂迴泊青州郵傳一年節使

烏漢真尤加待遇籍中飲妓段東美者薛頗屬情連帥

置於驛中是春薛發日祖筵嗚咽流涕東美亦然乃於

席上留詩曰阿母桃花方似錦王孫草色正如烟不須

更向滄溟望惆悵歡情恰一年薛到外國未行冊禮旌

節曉夕有聲旋染疾謂判官苗甲曰東美何故頻見夢

中乎數日而卒苗攝大使行禮薛旋櫬迴及青州東美

乃請告至驛素服執奠哀號撫柩一慟而卒情緣相感

頗爲奇事出杼情集

戎昱

韓晉公滉鎮浙西戎昱爲部内刺史郡有酒妓善歌色亦閑妙昱情屬甚厚浙西樂將聞其能白滉召置籍中昱不敢留餞於湖上爲歌詞以贈之且曰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詞既至韓爲開筵自持盃令歌送之遂唱戎詞曲既終韓問曰戎使君於汝寄情耶妓悚然起立曰然淚下隨言韓令更衣待命席上爲之憂危韓召樂將責

曰戎使君名士留情郡妓何故不知而召置之成余之過乃十咎之命妓與百縑即時歸之其詞曰好去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人情黃鸎乆住渾相戀欲别頻啼四五聲出本事詩

太平廣記卷二百七十四